

人匱財乏:平教總會衛生教育的破冰之旅

熊賢君

(杭州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全國平民教育促進會以河北定縣為平民教育實驗區,進行了一場長達10年之久影響世界的平民教育實驗,推行包括衛生健康教育在內的平民教育。在人財兩無的情況下,從定縣農民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普通衛生與健康狀況四方面進行衛生健康狀況調查為入手辦法,找到了這四方面的問題導致定縣平民“弱”的病根。平教會消除“弱”的辦法是運用社會式、學校式和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全面推行衛生健康教育。使得定縣農民普遍接受了新的醫學觀念,打破了迷信陋俗;首次建立起以縣為單位的衛生健康系統;提出了預防為主的衛生健康教育理念。平教總會衛生教育之旅於今而言,依然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也存在忽略中醫藥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

關鍵詞: 民國時期;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衛生健康調查;教育方式;衛生健康教育

中圖分類號: G5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413X(2020)05-0049-07

DOI: 10.13763/j.cnki.jhebnu.es.2020.05.007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進行了一場長達10年之久影響全世界的平民教育實驗,衛生健康教育是這一實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定縣衛生健康教育的實施,雖人財兩乏,但無論在衛生健康問題解決的思路還是具體的技術上,都具有比較大的進展,為人類健康水平的提高,積累了重要的經驗。

一、衛生健康狀況調查

平教會定縣衛生健康教育工作遵循着從衛生健康狀況調查入手,掌握定縣衛生健康狀況的準確資料,分析導致衛生健康病症的具體原因,根據這些原因確定衛生健康教育的內容,再根據內容的特點確定衛生健康教育推進的方法和程序。衛生健康狀況調查是入手第一步,這一步走得如何,關係到全縣衛生健康教育的成敗。總幹事晏陽初

說“本會對於定縣的實驗最先注意的就是社會調查。要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實地調查定縣一切社會情況,使我們對於農民生活、農村社會一般的特殊的事實與問題,有充分的了解與明了的認識,然後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為有事實根據的設施”^{[1][P196]}。統計調查部負責人李景漢是定縣社會調查的設計者,他指出,調查是為了找到問題及其形成的原因,然後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這個方案“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而事實的根據必須以實地社會調查的結果為材料。否則擬定的方案不能與社會的情形適合,就不能對於人民的生活上行為上發生任何影響,易犯藥不對症或削足適履之病”^[1]。將衛生健康狀況調查視作衛生健康教育的指南針。

既然如此,調查方法就十分重要。平教總會生計教育部馮銳根據以前在廣東、江蘇、山西和河

收稿日期:2020-05-15

作者簡介:熊賢君(1957—),男,湖北麻城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研究。

北等省调查乡村生活的经验,参照相关学理,编制出《乡村生活调查大纲》,包括各项调查表格。大纲和表格又与美国社会调查专家甘博(Sidney Gamble)反复讨论修正,又经由社会贤达米迪刚及村中耆宿协助,以翟城村为试点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试点获得的情况随时修改,以求适用。然后再推及其他60村试行,“进行一年余,各事粗具规模”^{[2] [P182]}。在这基础上,平教总会设立统计调查部,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有应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经验的李景汉主其事。

卫生健康状况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一部分。调查统计部李景汉等先对定县卫生健康基本状况进行了大致定位:全县“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到,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农民之营养既然不足,对于天然良好空气、日光及饮水不能充分利用,疫病疾病又任其传染,致身体显衰弱状态。人民所患疾病最普通者为肠胃症、肺癆、四六痲、眼病、皮肤等病。全县肯为人治病之医生约四百余人,平均每村1人,本事自然都不很高明。全县药铺四百余处。可幸本县缠足恶习已渐革除,15岁以下之女子已无缠者。大多数人民也知道种痘的好处。不幸近来嗜好白面、金丹、海洛英者日渐增加”^{[1] [P259]}。由于缺医少药,全县仅有的一所教会医院,普通农民不可能光顾,又无医药知识,因此“农民靠迷信治病,如用一撮香灰止血,一杯‘神水’止痛;想生孩子,就到娘娘庙里去‘套娃娃’”^{[3] [P28]}。迷信治病活动盛行。

在食品方面,定县乡村间常吃的食品和年节时所用的特别食品是小米、杂面、高粱饼子、荞麦面饅饅、山药面饅饅、荞麦面条、碾转、榆钱与榆叶、苜蓿芽、包子、白面条、馒头、粘糕等,主要蔬菜有白菜、萝卜条、茴香、豇豆、扁豆、韭菜、莴苣等。普通农家全年各季的食品颇有不同,以九月至正月为例,这段时间因为是农闲,农家多吃小米粥和蒸白薯。每日食量白薯约占4/10,小米3/10,杂粮2/10,菜1/10。贫苦之家将这几种食物一起煮,有时加几滴油。“祇求吃饱足矣,不能谈到滋味和营养的分配”^{[1] [P260]}。农忙季节食品尤须耐饥,小米数量增到食品总量的8/10。农忙季节农民每日吃三餐,农闲大多改吃两餐。绝大多数农家只有重要节日才能吃上肉类食品。大多数农民勉强能够吃饱,至于营养,大多不予考虑。

农民对食品的卫生都是“不大理会”的,往往以为食物若叫苍蝇落在上面吃了,倒是与人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说法,随时可以听见。

在衣服方面,男人春季在家大多穿粗布小棉袄、棉裤,以蓝色最多。下地干农活的衣服和在家一样,不过普通多穿破的、补的或旧的。夏季农民穿单衣和粗布小汗衫。多赤脚,既不穿袜子,也不穿鞋子。下地时多穿破的、补的或旧的。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袒胸露背,任太阳暴晒。女人的衣服在颜色上以蓝色和青色居多,也有用花条布做的。农耕时女人多下地做农活,换稍旧的穿。夏天男性农民内衣约三四天换洗,春秋大约20天,冬天约一月左右。冬天“贴身的衣裤内少有没虱子的”。女子的内衣洗换一次比男性稍短,但“大多数的人是长虱子”的^{[1] [P271]}。

在住房方面,定县农家大多有自己的房产,租房或典房住的很少。平教会对东亭乡515家的房屋间数进行了调查:515家共有卧室1548间,平均每间3间。有两间者最多,计150家,占总数的29%;有3间者122家,占24%;仅1间者103家,占20%;也有4—12间的,共占27%左右。在房屋的安排上,富农和普通农家有所不同。富户住宅有前院、中院、后院、菜园、收获场等。普通富农的房屋有15—20间,其中有卧房、厨房、仓房、农具房、磨房、碾房、畜房、饲料房、工人住房和车棚,此外还有猪圈、厕所、鸡窝、柴门等。厕所和猪圈往往紧密相连,“农家把脏水,坏烂菜叶、粪尿、肥土等都倒在里边,一方面可以喂猪,一方面可以做肥料……猪可以吃人的粪”^{[1] [P277]}。普通农家一般一个院子,院内有卧房、厨房、碾房、车棚、厕所、猪圈等。房间的布局上,往往两卧室之间夹着厨房,厨房往往同时又是牲口房,“有时这一边做饭做菜,那一边就喂马喂驴;这一边骡马粪尿,堆了满地,臭气熏人;那一边小菜水饭,萝卜菜粥。夏天天气炎热,苍蝇满屋,提不到卫生,我们也就可以想象那旁边的两间卧房的空气与卫生怎么样”^{[1] [P277]}。农家没有浴室,男子夏天可在河里或晚上在井台边洗澡,女子仅能有时用一盆温水把上身衣服脱下来洗一洗,下身差不多是永远不洗,“有的以为洗下身是羞耻,还有的以为洗下身要受风生病”^{[1] [P280]}。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令人堪忧。

其他普通卫生与健康,调查者将其分为街道、厕所、清洁、缠足、疾病和医药诸方面。乡村的道路没有负责的机关或团体来修筑和维护,多听任自然,故村外的道路多半凹凸不平,下雨泥泞难行,村内的街道也多不洁净。厕所普遍修在农家院外,或靠街道的旁边,自街上出入,多数没有顶。女厕所大多修在院内,常与猪圈相连,大小便完全落在猪圈里与猪粪及其他秽物连成一片。女子缠足恶习已彻底革除。所调查的515户农家中,除294个不到缠足年龄的小孩外,其余1442名女子中缠足者909人,天足者533人。5-19岁的169个幼女完全是天足,10-14岁的161名女子中只有9人缠足。农民疾病和就医情况不容乐观。平教会调查人员1929年对某区5255家农户的各种疾病及死亡人数调查显示:患肠胃病的304人,死亡50人;疮伤116人,死亡18人;肺病67人,死亡61人。对该区5255户的296个死者病因的调查数据是:死于肺病的61人,占20.61%;死于抽疯和肠胃病的各50人,均占16.89%;死于疹子、疮伤、呼吸病、喉症等的,分别是21、18、14、14人,分别占9.09%、6.08%、4.73%、4.73%。对152个农户患病人数和病种的调查数据是,患病有眼病34人(占22.4%)、肠胃病17人(占11.2%)、痲病11人(占7.2%)、精神病、疮伤、梅毒、痞积、疝气、流行性感、痔漏和杂症64人(42.1%)。1924—1928年,平教会调查了515户死亡的355人的原因,得知其中不满11岁的小孩243人,主要是抽疯、疹子、天花、痞积、痢疾等。1928年全县出生率为46‰,死亡率为26‰,“专家的推测死亡率一定不止于此”^{[1] (P290)}。

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与定县医药资源紧张密切相关。定县1930年共有446名医生,375个药铺。平均每村1名医生,但有226个小村没有医生。1928年对东亭村社区90名医生中西医术分析,其中85人为旧式中医,3人为新式西医,有2

人兼用一种神秘的巫术治病。

平教会定县每人每家一年医药花销进行了调查:每家每年医药费用平均为一元五角有余。一家在定县约有6个人,即是平均每家为每人医药至多用大洋三角之谱。此三角钱在现刻当然完全消用于旧医看病买药,无新医与卫生事业之可言。

平教会完成调查工作后,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四个方面的数据指向一个“弱”字。如下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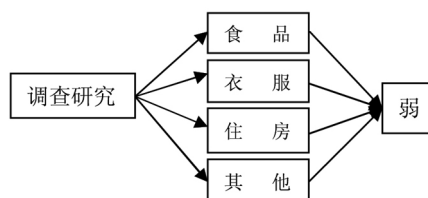


图1 平教会定县卫生健康调查工作示意图

通过调查,平教会准确地掌握了定县农民卫生健康状况,从大量的表象中抽绎出“弱”这个总病根,为平教会下一步制定教育方案提供了科学根据。

二、实施卫生健康教育治“弱”

平教会将定县全面调查数据集中综合分析,找到了“贫、愚、弱、私”四大病根。晏阳初指出:“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贫、愚、弱、私。”^{[4] (P247)}这四大问题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弱”的问题不能解决,定县的乡村建设也不可能大功告成。

平教会设计了解决“弱”的程序、途径与方法。如图(见图2)所示,通过三大教育方式推行卫生教育,通过卫生教育消灭由调查统计找到的“弱”的根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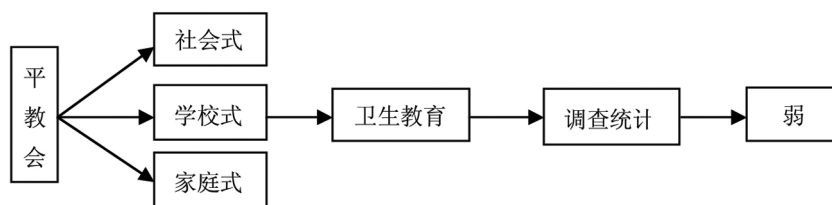


图2 平教会根除“弱”的程序途径和方法示意图

平教会根除“贫愚弱私”的手段是织成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的三大教育方式的疏密相间的网,推行卫生教育;卫生教育既是教育内容,又是方法,其指向便是调查统计得来的定县平民普遍存在的“弱”。也就是说,卫生教育的实施要借助三大教育方式。晏阳初指出,社会式教育是“利用各种工具对一般农民作普通的讲演或指导”,认为“欲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施以适当的教育,则必赖社会式”^{[4] [P338]}。其手段主要有导生传习、巡回文库、无线电广播、平民艺术、农村戏剧和编辑出版等。导生传习是训练导生彼此互相传授。1933年平教会在东建阳村设传习处51处,1934年在东建阳村、高头村、陈村进行导生传习实验研究,注重传习组织和传习内容。1935年在吴咬村等10村开办男女导生训练班,成立传习总站、传习站、传习处,完善传习组织,实施导生传习。通过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导生,将训练班传授的卫生健康知识传递给没有掌握这些知识的人。陈志潜在定县举办的乡村卫生训练班,开设了消毒与清洁、简易诊断法、社会医学理论、天花预防法等浅显的卫生健康生活知识^[5]。这些导生就生活在定县的底层,他们掌握到卫生健康知识,就可以传递给底层民众。还有一种角色相当于导生。平教会由各村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选举会员一人,接受10天的卫生训练,教授种牛痘法、水井改良、运用保健药箱(内含眼疾、皮肤病药10种左右及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等)、普通卫生常识、简单消毒方法(如剪指甲、洗手等课程)。“医师讲授,不只注意课程的意义,并且特别注重实习表演”^{[2] [P281]}。平民学校的这些接受简单卫生保健训练的毕业生,堪称特殊导生。

巡回文库将包括具有卫生健康教育意义的图书在定县各地巡回流动,使浏览者从中受到教育。定县巡回的平民读物约有200多种,生计、卫生等方面的科学常识书籍约占1/3,如其中的《玉儿的痛苦》描写妇女受缠足的毒害,用小说体裁写成。定县开动无线电广播,编播卫生教育播音稿、科学小常识稿,用播音辅导画片、播音辅导图表、收音员哑示和电台答问等方法辅导农民听音。此外,还利用平民艺术进行卫生健康教育。平民艺术“是把一个事物用线与色具体表现出来的艺术,不拘智愚贫富男女老幼,对着一幅图画,无疑都比认识语言文

字觉得容易。所以在智愚不齐,性格不同,年龄不等广大人群里,要施行一种教育的时候,可以说图画是最锋利的直观的教育工具”^{[6] [P150]}。平教会根据定县农民既无钱治病,又无医学知识,还相信迷信等问题,通过绘制有关西医治病的各种挂图,宣传西医常识。1931年2月1日,平教会举行学生卫生大会,陈列出身体检查记录表、治疗记录及若干彩绘有关保健清洁的图片。戏剧在卫生健康教育方面也大显神通。在一次学生卫生大会上,平教会演出了14幕卫生教育话剧,2000多名教师、家长和学生观看^{[2] [P277]}。编辑出版工作也围绕着卫生健康教育做文章,在一些出版物中编进卫生健康常识的内容。1929年9月1日到次年6月底,平教会在定县各村开展卫生健康宣传活动,分送图片或小册子19种6万多份^{[2] [P277]}。宣传打破迷信旧俗,疾病预防常识。据统计,仅1929年9月1日到次年6月底,平教会就作卫生知识演讲304次,听讲者共42000多人;办保健班153个,召开保健会40次,家庭访问345次,个人谈话1300余次。“以后每年继续不断分别在各村按上述各种方式举行”^{[2] [P277]}。

学校有进行卫生教育的天然优势。学校式卫生健康教育包括平民学校和普通小学校。两种学校对于卫生健康教育,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平民学校有初级、高级和生计训练学校之分,学制都是4个月。初级平民学校的学生掌握一些初步的卫生常识,了解种牛痘的好处,掌握一些预防疾病的方法,对于更新农民就医观念和普及疾病预防知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平教会堵述初信心满满地说:“当时平教会具备了向农民宣传西医的条件,因为有平民学校的学生和平民学校毕业生同学会。”他们告诉农民,“一滴红药水,确实胜过一杯‘神水’;一包消炎粉,确实胜过一撮香灰”^[3]。对于高级平民学校,晏阳初寄予了厚望:“高级平民学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执行建设计划的村长,特别是同学会会长”^{[4] [P260]}。对于女同学,因为乡村难寻觅正规女教师,故应“特别着重培养她们从事初级平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4] [P260]}。他希望将高级平民学校的学生培养成为乡村卫生教育的领袖,更希望培养其中的女性佼佼者成为初级平民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教师。生计训练学校也承担着卫生健康教育的工作。1929年底到翌年初,生计训练学校分别到各村展

览、演讲及放电影,并当场作预防注射与诊疗演示。为引起城乡居民对因饮用水井建筑简陋,各种污水流入导致肠胃病及传染病发生的关注,特别抽取26口井的水样送至北平协和医院检验,发现病菌后,立即指导居民增高井口,增加井盖,并按时适量喷撒消毒灭菌药剂,以减少病源。

普通小学也是乡村卫生健康教育的生力军。要让小学发挥卫生健康教育功能,先要改良小学,武装小学师生。平教会对牛村国民小学施行身体检查及预防注射,改良学校的环境,增加窗户,粉刷墙壁,清洗便所,饮水煮沸等,成效极佳。1931年,24所国民小学和平民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接受身体健康检查,医生和护士分别对患眼病或皮肤病者予以治疗。同时对这些学校的环境进行改良,消除脏乱,还对学生们讲述演示急救知识。“许多小学校长因此请求‘平教总会’协助他们改良环境及施行身体检查与治疗学生病患。”^{[2] (P277)}为使小学在卫生健康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36年11月7日,定县实验卫生部举行城区小学校董和教师的联欢会,安排平教会孙伏园和瞿菊农两位主任及卫生部的专家作卫生健康专题演讲,目的是使各校“认为卫生之重要而予学校卫生施行以便利”^[7]。平教会卫生部认为,学校卫生清洁为学生作出示范,学生可以将学校模式复制到家庭,并推及社会。教师将卫生健康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本身有了清洁,保持住了康健——组织教育学生清洁,学生互相监督注意,对病症的传染尤格外留心”^[6],很易于推广。

家庭式卫生健康教育,是平教会三大教育方式之一。在晏阳初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因为“家庭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社会里,占极重要地位。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一方面是要使家庭社会化,一方面教育必须以全民为对象,要使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4] (P330)}。定县家庭式推进卫生健康教育的方法是组织家庭会。家庭会可以研究家庭日常卫生保健方法,并将其推向社会,以期达到家庭社会化之目标。晏阳初指出家庭式卫生健康教育在实施方面,多与社会式、学校式联络进行。所以,平教会在协调“统一的村学”过程中,进行了家庭式卫生健康教育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试图将学校卫生

健康课程的内容,例如培养卫生习惯,交由家庭来承担并使家庭关心社区的卫生健康教育,乐于承担社会责任。

家庭式卫生健康教育的进行,还有借助乡村小学的小导师一法。乡村小学给学生布置“学业传习”的“家庭作业”,这是学生的一种日常工作,每天把在学校所学到的卫生健康知识介绍给自己的家庭,同时又把家庭对卫生健康教育材料引起的反应报告给学校。他们每天将在学校学到的卫生健康知识和方法,放学回家后“传述于父母或伯叔兄弟姊妹等,以增进彼等常识而使家庭受到教育的影响”^[8]。如,小学生们将学校制造“直饮水”的方法,向家庭成员讲解:用一煤油桶水置入4立方厘米1/100漂白粉,搅拌后放半小时即可饮用,“既卫生,又经济”^[8]。推动了家庭饮用水卫生状况改进的进程。

三、卫生健康教育的实施效果

平教会在定县推行卫生健康教育前后不到12年时间,其间有3年进行了卫生健康状况调查,实际推行时间不到8年。这段时间的全力推进,效果显著。

首先,平教会使定县民众普遍接受了新的医学观念,打破了迷信陋俗。平教会来到定县前,定县1000名产妇有12名殁于产褥热;10万人中有300以上的初生婴儿殁于破伤风。妇婴枉死人数如此之高,平教会特地对旧式产婆进行训练,为她们编写教材,请受良好训练且富助产经验热诚服务的助产士主持讲习。到1936年,全县保健院训练的老年产婆接生45次,青年女子接受完全训练及实习的4人中,一人接生13次,其余不过接生1—2次^{[2] (P188)}。1931年5月1日,高头村保健站开放,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应诊,目的在于引起农民对现代医药的关注。结果显示:定县农民应用旧式医药人数占66.9%,不求医人数占28.2%,用新医药人数不过4.3%。平教会同仁深有感触:“推行卫生教育比较生计教育困难多多,农民迷信旧俗不易打破。”^{[2] (P277)}由于医生、保健员使尽浑身解数宣传,苦口婆心劝说,加之医疗诊治的效果,使定县农民接受了新医学观念,尽管这个过程蜿蜒曲折,但终究见到了柳暗花明。到1935年,定县保健所接受了15483个新病人,共施

行67 989次治疗,比上年增加20.06%,足以能够说明新医药观在定县发展的速度。

第二,首次建立起以县为单位的卫生健康系统。经过对卫生健康基本状况的调查,平教会了解到定县没有一所合格的医院,220村没有任何医药,252村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全县人口有30%因缺乏医药而死亡。绝大多数农民又因为缺乏卫生健康知识与习惯训练,导致环境肮脏,妇婴卫生不良,传染病流行。平教会以最经济的组织,推行最简单的卫生健康事业。构建定县卫

生保健系统,适合定县,自然适用于中国各地农村的卫生保健制度。平教会为这一制度的建构提出了四项原则:“1.完全由中国人主持。2.绝无外国钱财援助。3.国内现代医生、诊所、医院非常缺乏,只有训练本地人担负责任。4.对本地人的训练,按照中国实际的需要,绝不摹仿固守西洋职业水准。”^{[2][P275]}只有坚持这四项原则,才能保证适合于中国各地农村。经过艰苦的研究探索实验,平教会在定县建构起三级卫生保健系统^{[9][P317]}(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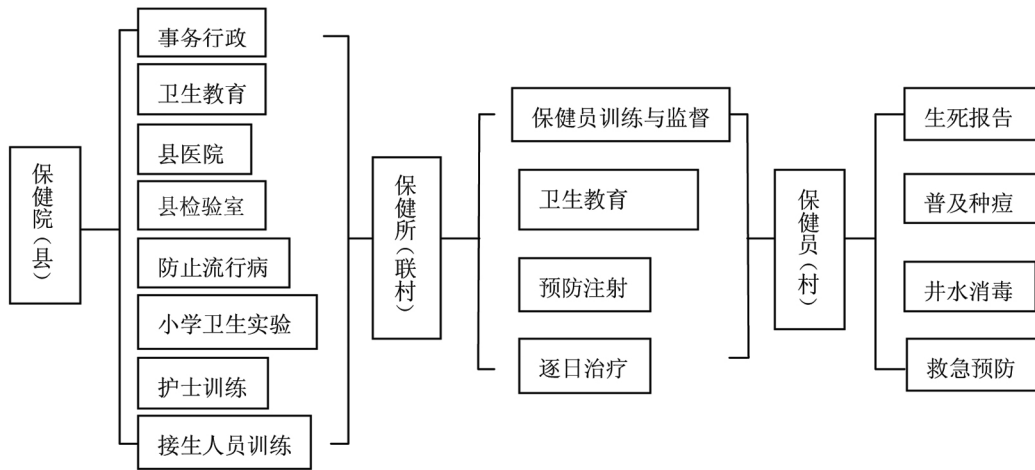


图3 定县卫生保健系统图

平教会构建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卫生保健系统,它具有花钱少,成本低,实践性强,高效低耗,易于仿效的特点。它不要求国外医生、国外资金介入,只限定在每家每户能够承担的花销范围内运作,这一思路符合中国国情,易于在信息不灵通,交通闭塞的中国农村推广。事实上,这一系统构建起来后,邻近的清苑、博野诸县就开始仿效。即使是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一系统未必就失去了价值。

第三,定县卫生健康教育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平教会在贫困不堪的定县农村开展卫生健康教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平教会面前:中国农民生活贫苦,一遇到医药卫生问题,就牵联到经济问题。这迫使晏阳初将定县农民卫生教育的重点放到“不花钱”的工作上。他指出“在我们现在的情形下,必须有一套简单、经济、普遍的办法,我们要注意大多数人的问题,必须求出平民化的办法”^{[10][P290]}。这个办法就是积极的预防。他指出“谈卫生教育,有两方面要大家注意:一是消极的

治疗,二是积极的预防。我所要讲的特别注重在预防。在一般的情形,注意在消极的治疗,很少有人知道预防工作。不知要免除疾病,不知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的水准,预防实胜于治疗”^{[10][P290-291]}。平教会瞿菊农考察了定县学校后指出,5所学校有4所半的厕所是污秽不堪的,学生怎能不生病?与其病了再求医,不如事前注重卫生设备,养成卫生习惯,改良卫生环境,使人人都得享受健康的幸福。俞焕文为城区小学校董教师联欢会作的《预防医学与传染病》的演讲,阐述预防可以保社会安全,是最经济的,最可靠的三大好处,介绍预防的“环境卫生的讲求”“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和“施行预防注射”三个方法^[7]。平教会贯彻预防重于治疗原则,仅1931年10月到1932年6月,在预防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情况见下表^{[11][P227-228]}(见表1)。平教会在定县提出的卫生教育预防为主,预防为先的理念及其可贵的实践,是应当给予肯定的,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卫生教育规律的。

表1 平教會衛生健康教育預防工作統計表

月份	工作 人數	種痘 次數	白喉預	齒病	預防	衛生講	學校衛	衛生談	兒童	婦嬰檢	家庭	膳食	生命調	學生
			防注射 次數	預防 人數	查體 人數	演講 人數	生聽演 講數	話听讲 人數	衛生會 人數	查拜訪 次數	拜訪 次數	拜訪 次數	查生死 人數	重量 人數
1931年10月					76	59	335	2 020	34	23	45		298	
1931年11月			86	21			346	1 017	67	18	116		262	
1931年12月			5	275	201	1 461	1 024	1 353	88	36	176	37	280	
1932年1月			45	169		858	653	1 192	114	30	168	9	269	
1932年2月				26	47			137		22		10	90	
1932年3月				26	526	40	846	247	89	73	142	29	415	
1932年4月	4 916	19	26				821	1 086	39	34	26	33	189	796
1932年5月				546		191	197	82		78		3	645	
1932年6月				59		300	35	102		31		3	467	
總計	4 916	155	1 148	850	2 909	4 257	7 236	431	345	673	124	2 915	796	

平教會在定縣實施的衛生健康教育,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與缺失。平教會對於西醫藥顯得情有獨鍾,而對於具有一定基礎且歷史悠久的中醫藥來說,簡直是視若罔聞。這對於在醫藥資源極

參考文獻:

- [1] 李景漢. 定縣社會概況調查[M]. 北京: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1933.
- [2] 吳相湘. 晏陽初傳[M]. 台灣: 台灣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81.
- [3] 堵述初. 平民教育運動在定縣[A].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C].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4] 宋恩榮. 晏陽初全集(第1卷)[M].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5] 陳志潛. 鄉村衛生的基本困難及其補救方法[J]. 民間半月刊, 1935(4).
- [6]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的實驗[M]. 北京: 攝華印書

其匱乏的定縣推行衛生健康教育, 憑添阻力和難度。再者, 平教會對於衛生健康教育的理解, 也是不完整的。他們只注意到生理疾病, 卻將與生理疾病同樣普遍存在的心理疾病視而不顧。

局, 1935.

- [7] 定縣實驗區衛生部舉行城區小學校董教師聯歡會紀略[J]. 定縣實驗區通訊, 1936(12-13).
- [8] 甄成德. 導生制在定縣[J]. 民間半月刊, 1937(22).
- [9] 梁容若. 河北定縣參觀記·鄉村教育之理論與實際(三)[A]. 教育參考資料選輯[C]. 上海: 教育編譯館, 1935.
- [10] 宋恩榮. 晏陽初全集(第2卷)[M].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11] 晏陽初, 陳品山. 定縣實驗二十年度工作概略[A]. 教育參考資料選輯[C]. 上海: 教育編譯館, 1935.

Personnel Shortage and Funding Deficiency: The Ice-Breaking Journey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by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XIONG Xianjun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Taking Dingxi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as the experimental area,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carried out a 10-year-long mass education experiment that affected the world, pushing forward mass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included. Though lack of personnel and funding, they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farmers in Dingxian County from four aspects: food, clothes, housing and other general health conditions, wherein they found problems that caused the “weakness” of the population in Dingxian County. To eliminate the “weakness”, they carried out health education by way of society, school and family education. The farmers in Dingxian County generally accepted the new medical concept and broke away from superstition and the vulgar customs. They established a county-level health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revention-first health education. The ice-breaking journey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da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efects, such as neglect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Dingxian County; health survey; ways of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責任編輯 李 陽]